

如是見王環

曬秋
的治癒

晾曬本是種智慧——充分利用陽光價值，這一習俗可追溯到刀耕火種的蠻荒年代，那時先人晾曬的是準備儲存的種子。隨着科技進步和城市化進程迅猛發展，大面積晾曬家家晾曬的場景比較少見到了，只在內地部分地方還有，已不再純粹是為延長食物的存放時間，很大成分是為懷念那口世代養成的飲食偏好。比如一年四季曬食物：春天曬茶葉、野菜，夏天曬番薯、掛麵，秋天曬稻穀、豆子，冬天曬臘肉、魚乾，等等。

晾曬最豐富的季節在秋天，尤其中國南方山區，平地極少，自家用的玉米稻穀辣椒豆子瓜果從地裏收來，既需要安全儲存過冬，又要盡可能保留泥土的原味和陽光的芳香，烘乾的唯一方法只能用太陽曬。村民利用房前後窗台屋頂等等可利用空間，擺篾盤豎竹架，把各色農作物輪番鋪掛開來，白天拿出晚上收進，晴天拿出雨天收進，陸續收陸續曬，不停搬進抬出很是忙碌，也會抱怨要曬的東西太多，同時心裏又希望再多些更好，這種勞作的辛苦和豐收的喜悅交織一起的幸福感，充盈整個秋季。

當某樣東西變得稀有、行將消失，人們會反過來倍加珍惜，會重新審視，於是曬秋便成為當代人眼裏「最美中國符號」。

人們評出內地幾大最美賞秋地，不論哪個評定系列，農村曬秋必位其中。

知名度最高的曬秋，當屬江西篁嶺村，被官方推舉為曬秋文化代表，並獲得國際節慶協會「亞洲尖峰獎——最佳地區振興示範項目」，成為中國鄉村文化魅力展示給全球的圖騰和名片，新型旅遊目的地。

人生在線邱婷婷

心歌

東海之濱我的家，我家小樓在海邊，每天望海啊，是我的童年，童年的樂趣全在大海的風光，大海的風光啊，百看不厭，百看不厭的喜樂啊，是藍藍海面如綢，還有不停地湧動的波浪，波浪不停滌洗沙灘海岸和礁石啊，那是大海在彈奏樂韻。

東海之濱我的家，是遊子夢中的搖籃，我家的小樓在海邊，天天凝望大海啊，是我的童年，還有那白色沙灘，堅固海岸，艘艘風帆，響亮的漁號，強壯的漁民善良的鄉親。

東海之濱我的家，我家小樓在海邊，每天望海啊，是我的童年，我的故鄉啊，故鄉的大海，是我童年夢的開始，海鷗海燕在波浪上翻躍，童年的夢想啊也跟着海鳥飛翔，於海天之外的大海啊，那是童年的憧憬與夢想。

東海之濱我的家，道不盡大海的無限風光啊，是我童年的夢，這夢照亮遊子的心扉啊，是我美麗的故鄉，道不盡故鄉的好，故鄉的大海啊，是我童年夢的開始。

誰見過春天綠草萌芽生長是為了取悅誰；誰見過深山峽谷花兒開放是為了取悅誰；誰見過風兒吹過竹林沙沙聲是為了取悅誰；誰見過鳥兒啁啾是為了取悅誰；誰見過天上雲彩飄飄是為了取悅誰；有誰見過海水的嘩然不息是為了取悅誰呢；

每次聽到抒情的歌，或者沒聽

到抒情的歌，我心中終究是有歌要唱，寫作就是心在唱歌；不管是歡愉的歌，還是抒懷的歌，還是其他的歌……總之寫作有時候就是我的心在唱歌，從真心裏唱出來的歌是多麼好呀，這能使我的心舒暢，儘管這歌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聽到。然而小時候愛唱歌，自從母親走了，我就不再唱歌了。直到我開始寫作後，我的心又開始唱歌了，然後我心裏的「歌」出版面世了，我的心理年齡有時常常還是沒長過，就停留在那個時候。是的有時候創作，我心裏的歌從心中唱出來了，於是我的心花開了，心葉綠了！我又開始看到大自然的美，感受到生活的美；是的，只要我的心還能唱歌，還不時在唱歌，於是生活是美好的，我的心是舒坦幸福的。

感恩父母親讓我出生在大海之濱，海水的嘩然不息猶如永不停止的琴聲伴隨我的童年和少年，直至離開故鄉的時期，來自於故鄉大海的樂韻從未在我心中消失過，是我心中永遠的歌啊！

我的故鄉啊，雖然我遠離您，然而故鄉大海潮漲潮落與波浪，自小在我心中種下了張揚的種子；猶如泊在海岸邊的小舟渴望揚帆遠洋啊！後來我手中的筆流出來的文字，不就是兒時希冀的風帆嗎！兒時盼望如海燕在大海上尋覓海天之外的大海，後來所讀的書籍不就是心的小鳥在暢翅探求海天之外的奧秘嗎！啊，我美麗的故鄉，我的父母與故鄉人們的勤勞、質樸和智慧；教會我終生一往無前地尋找人生與大自然和生活的美啊！

市井萬象

「中原出海」

廣東廣州，「中原出海——鞏義窰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正在南漢二陵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共展出河南、揚州、廣州出土的鞏義窰陶瓷器一百三十一件（套）。

中新社

▲江西篁嶺村的曬秋。

作者攝

從明代開始就已坐落在山崖頂上的篁嶺古村，至今沒有上山車道，以前靠爬台階，現在多了條纜車，被稱「梯雲人家」。山頂只五平方公里，不過五百多年來村民早尋求到與這樣的自然環境默契相處模式，雖狹小局促但仍可以生活出美好。

高低的房屋可以被不同時辰的陽光照到，錯落的屋簷可以搭出錯落的晾杆來最大程度接受陽光。秋天收穫伊始，每片房檐院落窗台隨之就伸出許多篾盤，一批批鋪上豆子、菜梗、菊花朵、玉米粒，老南瓜的領地是沿牆溜邊，門廊前牆頭上留給串串紅辣椒紅柿子。古舊的房梁木椽，粉牆黛瓦，

藝象尼德蘭王加

揮之不去的白蘆筍

在尼德蘭地區逛博物館和美術館，靜物畫（Still-life）絕對是重頭戲。事實上，靜物這一畫種最初的名稱就是荷蘭語（Stilleven），英文是從此單詞轉變而成。無論是虛空畫（Vanitas）還是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甚至早餐桌（Ontbijtgens）和宴會桌（Banketjes）都是十七世紀靜物題材在這一地區的獨有特色。然而，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中目不暇給的靜物畫中，一捆晶瑩剔透的白蘆筍始終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這幅由十七世紀荷蘭靜物畫家阿德里安·庫爾特（Adriaen Coorte）繪製的《有白蘆筍的靜物》，在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二百三十餘幅靜物畫中並不算是最重量級的作品。畢竟館藏不容錯過精華大都集中陳列在懸掛着倫勃朗《夜巡》和三幅維米爾的「榮耀大廳」中，而這幅以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繪製的靜物卻靜靜地懸掛在大廳外的側廊展廳中。若是走馬觀花地到此一遊，肯定就直接過錯了。哪怕我近五年三訪國立館，也只有這次真正關注到了這幅靜靜掛在角落中的蔬菜靜物。這也是為什麼博物館美術館要反覆逛，因為隨着知識和閱歷的增長，每次到訪都能有全新的領悟。不單名作常看常新，還能不斷偶遇意外之喜。

在歐洲，有兩種應季的白色食材最為珍貴。一個是每年十至十二月收穫的白松露，另一個就是每年四至六月時令的白蘆筍。因其野生的稀缺性、不能見光導致種植成本高且營養價值豐富，白蘆筍被譽為「蔬菜白金」。儘管在十七世紀的尼德蘭地區，白蘆筍同樣是極為稀

人與事劉世河

到海邊走走

「心情隨風輕擺，潮起的期待，潮落的無奈，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不是誰都明白，胸懷被敲開，一顆小石塊，都可以讓我澎湃……」

一直喜歡黃磊的這首《我想我是海》，尤其在冬季的午後，一個人漫步海邊，那略顯淒美的旋律更會充滿靈性地感動着我。放眼望去，灑在沙灘上的陽光是暖暖的金色，然後便會感覺整個人是融進這金色裏的，就像大海在遠處融進了藍天。世界一下子變得如此靜寂，時間也彷彿在這冬日的大海停住了腳步。沒有了往日的喧囂，大海呈現出一種令人心境平和的靜美。面對大海，席地而坐，心在細細感知大海因了冬季無人光顧而孤寂、沉默的同時，感覺自己也悄然變成了海邊的一顆石頭、一塊貝殼抑或一隻曬着太陽的海鳥。

每每這個季節，成群結隊的海鷗便會齊聚在這裏嬉戲玩耍。有的展開雙翅自由自在的飛來飛去，有的乾脆收了翅膀，悠閒地在剛退了潮的沙灘上散步。幾個餵食的兒童，小手揮舞着將美味的鳥食輕輕灑在海面上，三三兩兩的遊人踩在沙灘上的腳步也刻意地輕盈了許多，唯恐一不小心驚擾了這些可愛的海鷗。

如果把大海比作一個人的一生，那冬季自然就是暮年。經歷了春的亮麗、夏的燦爛、秋的豐盈、如今是鉛華褪盡，往日熙熙攘攘的腳步就像含辛茹苦養育成人的兒女們，長大後都漸漸遠離了父母懷抱。我不由想到老家已年邁的母親，就像這冬天的大海久違了兒女繞膝的喧鬧，固守着千里之外的那座老宅，那間老屋，不知母親是否已習慣，習慣這種淒然落莫、無人陪伴而又漫長無際的孤單？

凝視波光粼粼的海面，淚眼模糊中，我彷彿看到母親那張笑臉，又似乎回到了遙遠的童年。閉上眼睛，聆聽海浪柔柔地

被星星點點的赤橙黃白點綴，不經意間曬秋人家就成了市井風情畫。

現在篁嶺曬秋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都有展示，不管陰晴雨雪，這裏的村民不再僅僅是為曬自己的收穫，而是表演，讓慕名而來的遊客可以隨時看到傳統中國曬秋民俗。

如果說篁嶺村曬秋曬的是人氣、品牌，那麼安徽塔川村的曬秋則曬的是煙火氣，是農民日常生活。

每年霜降前後數周，柿子紅紅地掛在完全光禿的枝幹上，疏疏落落高出墨色屋頂，老遠告訴人們秋已濃。

村外田裏只剩稻茬，一紮紮稻秸稈士兵一樣列成隊，與村後的黃堆山、漫山遍野彩色烏桕樹一起環抱小村；依山而建的徽派農舍，飛簷翹角間南瓜北瓜抬頭一個低頭一個懶懶纏繞在牆頭，等待自然斷藤；每個庭院空地都隨處擺放着大小曬筐，芸豆黑豆黃豆鉚足勁兒吮吸着陽光；家家房廊間長長短短掛滿玉米棒、紅尖椒、豇豆角，毫不顧忌大門兩邊斑駁褪色的春聯風頭；村裏唯一較大塊空地是平整出的院場，三五村民正翻動着金黃稻穀，傳出陣陣歡聲笑聲喚兒聲。

晾曬的成品，農人也自有自己的鑒定方式：辣椒，掰塊手裏一撚，粉碎，說明乾透了；稻穀，只需放嘴裏咬，嘎嘣脆，說明水分已跑光，可入糧倉可碾成米可煮飯吃了。

不妨等到日落，炊煙籠罩村莊，會從中間到絲絲特別的飯香，只有當年打下的新米才會有，直誘惑你胃酸泛湧，挑一戶奶奶家走進去；柴火大灶煮出鍋的新米飯，粒粒支棱着，飽滿錚亮，白白胖胖，蒸騰出特有的米香，米飯天花板；那就索性拋掉保身材減主食焦慮，烤着火，吃它幾碗，都無需下飯菜。

顯得這捆「蔬菜白金」秀色可餐。作品完成於一六九七年，此時的「荷蘭黃金時代」已經接近尾聲，但庫爾特這幅精妙絕倫的白蘆筍相當於給這一靜物畫種百花齊放的卓越時代劃上了完美的句點。

儘管這幅二十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的靜物小品在與當時流行的靜物畫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但這幅《有白蘆筍的靜物》實則包含了十七世紀尼德蘭藝術的多重元素。首先，倫勃朗的高徒赫里特·道（Gerrit Dou）因擅長細緻入微的小尺幅作品在當時成為了「精細畫家」（Fijnschilders）群體的發起者，這類近似於我國工筆畫、力圖等比真實還原自然的精細微型畫作成為了一種潮流，擅長小尺幅私密靜物畫的庫爾特顯然受這一創作風潮影響。其次，儘管畫家有種賦予簡約場景優雅與詩意的能力，但畫中的主角——白蘆筍上細微的紋理也預示着其新鮮周期其實很短，也蘊含了一部分虛空畫中生命脆弱的含義。最後，儘管此作不符合華麗靜物的標配元素，但畫家在高光下給予白蘆筍這一稀缺食材的特寫，卻也有種尼德蘭人試圖炫耀其錦衣玉食生活的嘖瑟感。

生於荷蘭共和國澤蘭省（Zeeland）米德爾堡（Middelburg）小鎮的庫爾特，其出生日期並無精確記錄。有關他的生平資料也極少，而當他去世後，也像維米爾一樣沉寂了數個世紀。仔細一想，這幅暗色背景下的《有白蘆筍的靜物》，從光影到靜謐的氛圍感，甚至那種無瑕的通透感，竟像極了維米爾的「北方蒙娜麗莎」《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當靜物被賦予了鮮活生命般的呼吸感，才真正兌現了「靜止生命」的哲學觀。

◀荷蘭靜物畫家阿德里安·庫爾特（Adriaen Coorte）繪製的《有白蘆筍的靜物》。作者供圖